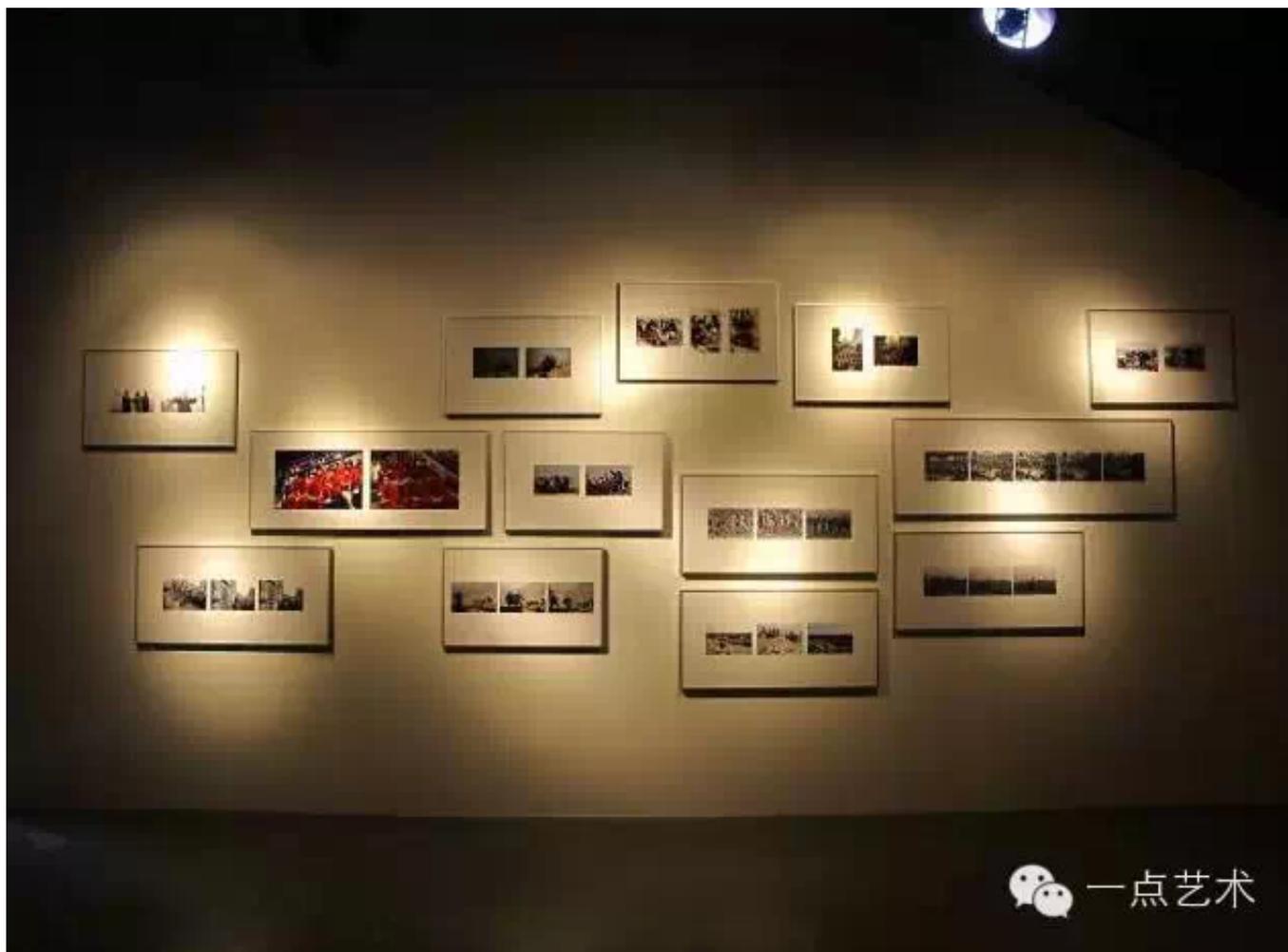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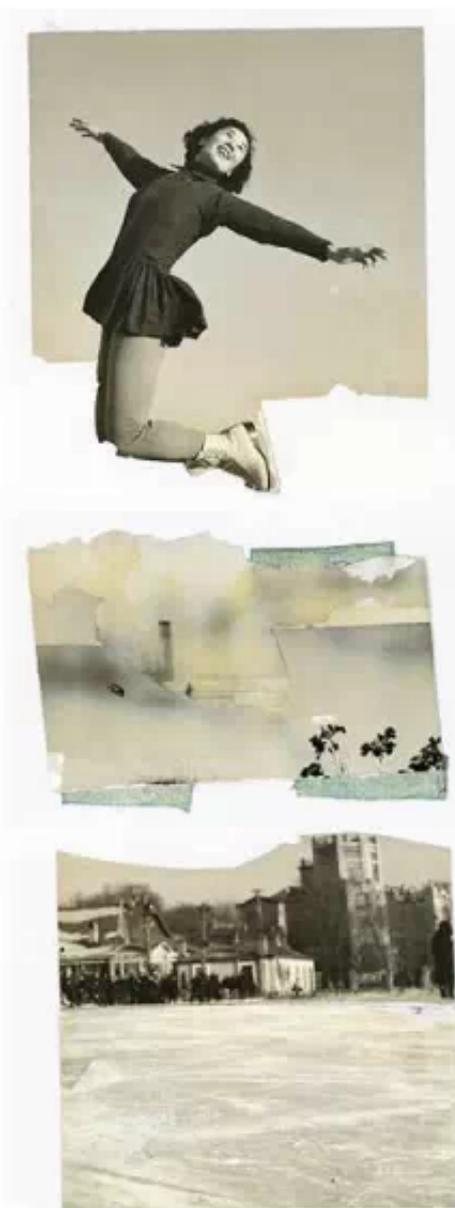
人为什么控制不了造假？从毛时代的美图秀秀说起

2015-04-27 一点艺术

4月24日，“执相——中国当代摄影展”在广州红专厂开幕。张大力的《第二历史》位列其中。这个由艺术家完成于2010年的作品，旨在揭示摄影背后的真假与权力操控。“一点艺术”就此采访了张大力。



▲展厅现场



一点艺术

▲ 张大力 哈尔滨滑冰运动员李建华

冯卡乐：这组作品在2011年曾在广东美术馆展出过，这次的展出和上次有什么不同吗？

张大力：是一样的。但是这次展出的作品只是上次的一部分。因为最近比较敏感，策展人压力比较大，也不敢选太多和政治有关的作品。这也能理解，因为之前这个作品在广州已经展览过，其实很多人也看过这组作品了。

冯：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第二历史》这系列作品的呢？

张：我最初的创作是和现实主义相关的，比如我雕塑、行为和装置这些作品。但到了2003年，我想我已经在现实主义过程中创作了好多年，**就想创作一件精神产品。我想展现这个国家是怎么想的，而不是我个人怎么想。**当时我想到这个我也吓一跳。因为第一是它创作的材料、形式有很大困难，其次你要在国

人面前展现这个国家的世界观是很困难和危险。我就一直想这个要怎么办。

到了2003年冬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摄影可以表达我的想法，表达这个国家的世界观。因为过去在念书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些假照片，就想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没想到在找的过程中，发现假照片太多了，吓我一跳。我本来以为会很困难，结果发现很多照片都是假的。我当时也很愤怒，真真假假在纠缠。

但到现在，我早已不再愤怒，因为**其实“假的”也是一种历史、也是一种世界观**。“假的”更容易去表达人的思想，你会选择什么“造假”，什么不“造假”。

所以我花了七年的时间，跑了中国很多的档案馆，找出各个领域中的假照片，比如说文化政策、风俗习惯等。

这个作品一共130套，这次只是展览了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和政治有关的无法展览，我们只能通过这一小部分去想象。**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真实的模样。**



一点艺术

▲张大力 1927年1月2日，鲁迅在厦门南普陀与“泱泱社”青年合影

冯：所以你将其命名为《第二历史》？

张：《第二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思想史。像有人从自己的角度说雷锋的照片是宣传画，做一些处理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这些照片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张宣传画，它确实是由人拍摄的，还有拍摄者的名字。为了这个照片，我甚至还去到抚顺，那里有个叫“雷锋松”的地方。因为雷锋的那幅宣传画，很多人要去那里拍照，所以就种了松树。因此，很对人以为就是在这里拍的，其实并不是。

我们今天重新回顾历史，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解构就足够幸运了**。我们的前辈没有能力去解构，被罩在一个状态里，比如像“out”这样的词汇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没办法强迫让他们理解。他们有他们生活的状态，有他们的任务，**我们的时代有我们时代的任务**，大家完成好各自的任务就很好了。



▲张大力 雷锋，1965年。原片中凌乱的灌木被修掉，换成了挺立的松柏。（本次展览中未展出）

冯：有没有那张照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张：很多啊。比如说刘少奇和彭德怀的那张照片。这样的照片都被认为是历史照片，但实际上不全然。就像你和你朋友合照，再过十年，你看到他在照片里把你给抹掉了。这种感觉十分痛苦，比杀头还要痛苦，因为**你的历史被抹掉了，等于你这个人不存在了**。所以谁敢这么做？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的原因，然后去解构今天中国人的思考状态是什么。



▲张大力 周恩来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刘少奇被打倒后，在照片中被抹去。（本次展览中未展出）

任何东西，你发表或者展示什么都有思想在背后指导。比如说你发在微信上的照片，你肯定要经过选择。只不过是说**你要对谁来负责**？

对自己负责、对你朋友负责，还是要对国家负责？如果你要对国家负责，那它（国家）是不是就太不负责任了。其实不管你承不承认，它都有权去干涉你。但是我们不希望被别人欺骗，我们不希望别人来强迫我们做事情，这是公共生存基本的权利。



▲张大力 兰新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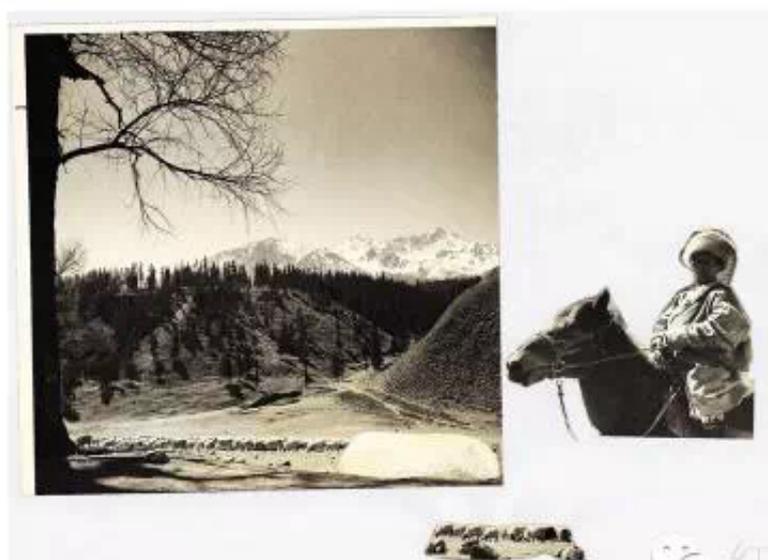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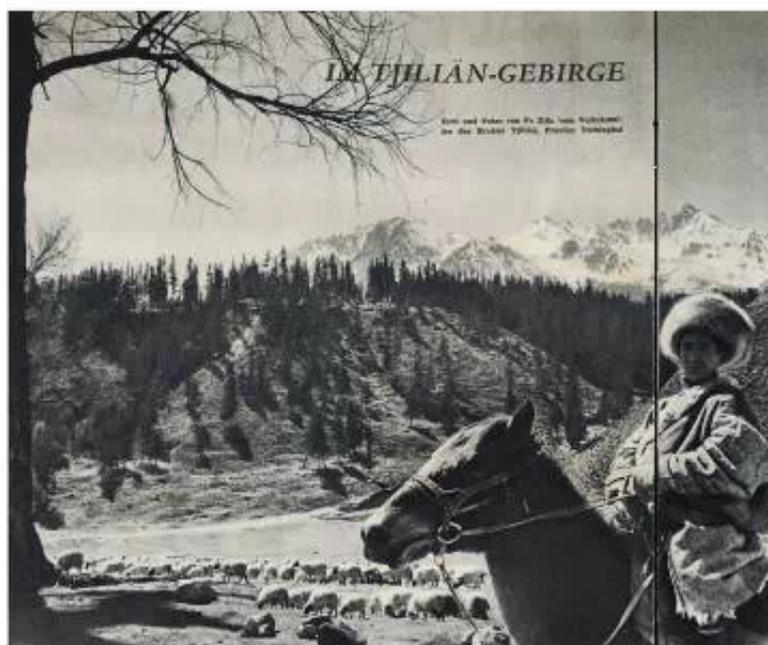
冯：像《第二历史》这个作品，很多人会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您会希望让观众过多地从这个角度解读吗？

张：我在作品里提供了多个角度。第一是政治，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引导我们前进方向的一个东西；第二是文化政策，因为一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文化主导性；第三是普通的生活习俗，比如偏远地区拍的照片，像小孩子没穿衣服，暴露太多。

我是不强求观者。因为我认为作品创作完后，就脱离我了，是属于社会的。至于大家怎么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作品都是极致地简单化，我不想给观众制造很多障碍。

冯：解构权力，似乎一直是你所热衷的？

张：对，我喜欢解构权力，就像我刚才说我怀疑一切。而且我不认为权力可以阻挡我，可能我面对权力的时候会碰得粉身碎骨，但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爱自找麻烦。



▲张大力 祁连山中

冯：数码摄影让摄影的门槛降低了，每个人都能拍照，这样会让虚假的照片变少吗？

张：我认为会更多。这个世界虚假占很大部分，真实只是一小部分，像我们常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很多人用“修图”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但两个人恋爱时发现对方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但依靠很多现代技术，我们也更能分辨照片的真假。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矛盾的，“矛”好一点，“盾”就结实点；“盾”好一点，“矛”就锋利点。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只要人类存在，就不可能结束的。但是没有质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民族没有质疑就意味着没有大脑，马上会消亡的。



▲张大力 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下图为原照片。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在照片里消失了。

冯：我注意到您一直都非常关注对人类视觉记忆的影像进行修改的问题。

张：实际上我这个人在创作很多种东西，从摄影、行为、绘画到雕塑。但我想说的就一句话——**我们的生存状态和思考方式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今天中国人的状态是这样的，但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我们要求溯本清源，比如**现在大家都互不相让、不讲理，这些东西都有来源。**所以我就要在创作的过程中表现我亲眼看到的、活着的状态以及我周围是什么。这是我创作基本的动力。

我不是坐在画室里想象的艺术家。当然我不反对一个人的想象力可以有多远。我觉得**生存的第一要义要**

证明我现在的存在。所以刚才有问我做完这组作品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在中国每个知识分子都要有怀疑态度。**

我们艺术家虽然不算是重要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上过学，也算是“小”的知识分子，因此也要有怀疑的态度。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怀疑，没有制约，那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话，我们都只是顺从的一帮奴隶。**只有怀疑和制约，我们才有了大脑，才能往前走，才有动力，才能变得更好。**就像你身上的病毒，你每次去检查、改造它，你就能变得更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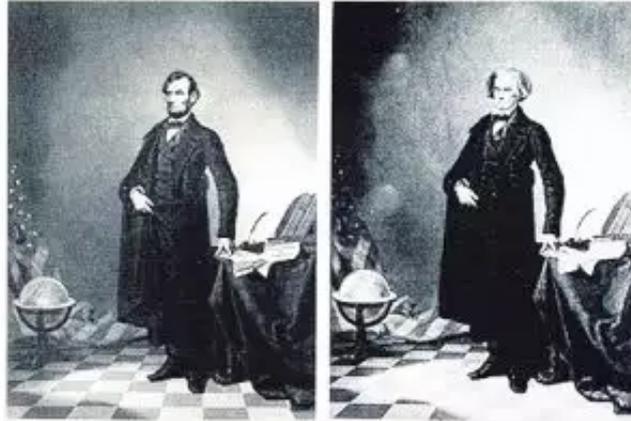


▲张大力 毛泽东在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的陪同下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文革中，彭真被打倒，左图为官方宣传照，彭真早已无影无踪了。右图为原照片，毛泽东左边的为彭真。（本次展览未展出）

冯：在《第二历史》之后，你还有创作和摄影相关的作品吗？

张：2010-2011年我又创作了一个叫“视觉机器”的作品，一共280套，是寻找全世界范围内被修改的照片。我是研究摄影史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在修改，外国人在也在修改，特别是**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它们修改的历史早得多，更厉害。我的作品（《第二历史》）在外国展出时，外国人质疑中国人那么爱修改东西，但其实是人类就爱修改东西。

而外国修改照片的历史更久，数量更多，而且范围非常广，从新闻照片、政治照片到家庭生活照片，全部在修改。例如林肯的一张著名的官方照片就是修改的。因为林肯的身材很矮小，所以拿了另一个人得身体和他的头合成。到最近提倡种族多元化，照片里面得有黑人。所以根据时代的不同，大家都在修改，这是人类的共性。



Circa 1860:

This nearly iconic portrait of U.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s a composite of Lincoln's head and the body of Southern politician, John Calhoun. Putting the date of this photo into context, note that the first permanent photographic image was created in 1826 and the Eastman Dry Plate and Film Company (later to become Eastman Kodak) was created in 1884.

张大力 Zhang Dali 视觉机器系列之三 被修改的林肯

▲张大力 视觉机器系列之三。被修改的林肯。

冯：能否聊聊你最近的作品？

张：这两年一直在从事关于雕塑、公共艺术的创作。去年开始创作一个装置，这个还没有完成，一直还在持续，是关于“广场”的话题。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广场”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中国是在1949年才开始有的。但在中国，广场不是提供给人们休闲，可以喝啤酒的地方，而是提供政治集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人心中，“广场”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一提广场就想到天安门广场，我们每个人一到北京就要在那拍张照片，因为它有标志性。所以我要从标志性开始，去质疑我们的制度、政权和生活状态在1949年以后到底改变了多少。

三个月以前我在创作一个作品叫“愚公移山”，是挪用了徐悲鸿在1939年在印度创作的两个作品，一个是油画，一个是国画。我把这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做了雕塑。

因为“愚公移山”有个小故事，徐悲鸿的创作是在1939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读了毛泽东“老三篇”里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认为徐悲鸿“夺”了毛主席的文章创作他的作品，到现在也很多人这样认为，但这个是颠倒的。所以中国很多是因为领袖、政治褫夺了别空间，这个愚公还能移多久呢？多久才能愚完？



一点艺术

张大力

1963年 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生活工作与北京

1 执相：中国当代摄影展

广州红专厂E7/E9馆

展至2015年6月29日

本期撰文：冯卡乐 王伟婷

本期编辑：大为

图片版权属艺术家本人所有

其他公众号及媒体，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文内容。

法律顾问：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 吴伟波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一键关注 **一点艺术**

也可微信添加 **yidianyishu66**



 一点艺术

一手动态、专业声音
艺术收藏，投资热点
尽在**一点艺术**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